

捡到一块明朝瓦当

【吉光片羽】

□吴修明

晋文公的肺那一刻一定快气炸了。

当时他还叫重耳，流亡列国呢。已经饥肠辘辘的他，“乞食于野人，野人与之块”，土坷垃能当饭吗？他想拿鞭子抽打农民，被舅舅子犯挡住了，说“天赐也”。在子犯眼里，土坷垃块，就是疆土。

在当时，何谓“中国”？人说，你随便抓起一把土，就是一个王朝。

荒草地，我就捡到一个王朝。

那天，在山西寿阳县一个叫胡家堙的村子，村里有一条古道，是当年祁(县)太(谷)平(遥)的晋商通往阳泉直达京津冀的商道。老人说，百十年前这两边商铺林立，车马店宿客，县志上还有镖局记载。村里有庙，近年修缮一新，庙宇的根基和商道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顽石，被时光打磨得乌黑锃亮。一样的依山傍水，跟所有适合人居的村落一样，胡家堙遗世独存。因为不接壤风起云涌的水泥建筑城市群，村子的人依然保持着乡音。乡村饭，更是难得一见的柴火熬粥、大火炒菜。进院，一座瓦房前有桃树，树下是茄子西红柿和一溜一溜的芹菜韭菜，栅栏围着稀稀疏疏的蒜葱苗，有鸡乱飞。

一桌子的饭菜，不见鸡鸭鱼和海鲜，仅现摘的菜蔬和鲜肉，就垂涎起味蕾。无酒，乡音灌满纸杯，懵懵懂懂也是情；拿来种植的烟叶，端起旱烟袋，大拇指揉搓几下，深呼吸赛神仙。即使七月酷暑天，这里也感觉不到溽热闷湿。村里人说，这几年太早了，庄稼长不成样子，瓜果就丑些。

他的话里含着歉意，你们就凑合着吃吧。

村里人开始讲古。村北有小山，山不高。山间有洞，过商人马车用，那时并排过两辆没问题。顶上有岗哨牌楼，观察用。村西平坦开阔，直通到榆次、太原；往东不远，就到了阳泉地界。只有南边的高台地能种庄稼，下面的河套耕地，是村里人的口粮田。循着手指头南望，见一山垛子，丘陵状山坂。

我跟着村里人走蜿蜒小路，十几分钟便到坡头，赫然出现一不规则台地，起伏不大，中间有平地数亩，台地方圆数丈，荒草丛覆盖黄土。拨弄开草，隐约有房屋建筑的砖头和琉璃件。

见问，老乡说，这是大庙留下的。1948年太原解放时，部队驻扎在村里，部队战地医院就安置在村西头几间屋子里，部队打胜后就搬走了。

瓦当，琉璃瓦当就在这里，随手捡，还有不少。

跟着说古的老乡却不姓胡，他说，胡家堙没有姓胡的。胡姓，他们是大家，都搬走几百年了，现在多姓赵。这是座寺庙，叫兴

福寺。主殿供奉着关公，两边是耳房。关公庙，记得有一丈多高，寺院里几株大松树或槐树，那时也被砍了，围墙拆时，村里人搬下砖瓦自己盖房子，村集体时修路架桥，把庙里能用的石碑啥的全抬走了。他指着高台东边一座桥说，就是那。

一条龙，琉璃龙，盘旋在三寸见方的瓦当里。我这个瓦当沿略有碎裂，像豁豁牙，带上瓦当的胳膊腿(连体)，约有一斤重。带回来，找到搞收藏的行家雪野先生辨识，也说是明朝的，“还行，留着吧”。

地图上划一直线，从胡家堙兴福寺南行六百里，便是临汾翼城县的乔泽神庙，元代的。庙里纪念着晋国大将栾成。栾成忠君，战死后埋在此地，棺木入坑时，涌出一池清水，当地人便称栾池。池西三四里地，建一庙宇纪念，就是乔泽神庙。最早记载是宋熙宁年间(公元1068-1077年)。栾池，多年后演变为滦池，我少年读书常常在池边盘桓留影，磕磕巴巴读着竖碑上模糊的文字，度过了幼稚却快乐的中学季。有池必有泉，滦池是泉水，三千年间多次断流，往往不久就又恢复如旧。遗憾的是这些年又断流了，只好打深井，架起几个五寸管子抽水。滦池东有高峰一座，便是翔山，翼城取名，即源于其山如大鸟之两翼腾跃，就三千年前蓬蓬勃勃的晋人之血脉贲张。晋国称霸中原，显然蕴涵高义：翼，翔也，一飞冲天。

乔泽神庙乃全木结构，自宋大规模建造后，金元明清时期多次修缮，一直保持着元代建筑风格，早已奉为国宝建筑，元代建筑全国仅七座。遗世独存的乔泽神庙，见证了五千年农耕-工业-信息之迅疾变化，记录着三千年前晋国霸国成败。它，连同不变的土地和空气，倚靠无语的建筑与陂池泉水，默默记录着沧海桑田朝代变迁，怀想着曾经的战友、失去的亲人，怀想着如胡家堙兴福寺这样的万千建筑，以闪电般璀璨之辉煌，刺穿愚昧，照耀着历史天空，经久不息。

建筑是凝固的历史。我摩挲着来自大地的瓦当，它源于泥土与流水。这个带着明朝烟云，刻录着匠人手艺的琉璃瓦当，如同我读过的一枚“汉并天下”瓦当。在挺身于豪盛庙宇、斑驳野地之时，每每以本色示人。六百多年前烧制的这款暗绿色琉璃瓦当，秉性敦厚浑圆，颜色气息如昨。

走出被城市噪音困扰的水泥建筑群，走出汽车占道的街道，走出戾气泛滥、一言不合就火并的地球忧伤，带着被乡间露珠滋养过的琉璃瓦当，哪怕树枝，哪怕茱萸，哪怕殷殷父母留下的一句话，置放在书房，是不是把一个理想国也带进心房？

——是，被沧浪之水濯洗过的瓦当，有它自己的王朝记忆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山西日报社)

□高军

白鳊鱼，也叫白鳞鱼，在我们这儿的方言读音中有时变音为白鲢鱼。但白鳊鱼和白鲢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鱼，白鳊鱼是海产鱼，白鲢鱼则为淡水鱼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，绝对不能混为一谈。

咸白鳊鱼在过去的生活中是较为珍贵的，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有人说谁生活水准高，往往这样说：“人家谁谁谁，这辈子可吃了好东西了啊，隔半月二十天就吃一顿咸白鳊鱼，你看看人家这是过的什么日子，啧啧！”

白鳊鱼全身银白色，鱼头侧扁，身体上有中等的圆鳞，嘴巴和身体背侧为淡黄绿色。它体长宽，长一般四十厘米左右，侧扁，鱼肉不厚，细刺较多，吃起来较为麻烦，一不小心就会卡住喉咙，但是味道极美，相当长的苦涩日子里是农家待客的首选。

周围村里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木匠师傅带着徒弟上门为人做家具。那时用的都是手工工具，活儿干得细密，但进度也较慢，一般需要十天半月才能完工。主家除了付工钱外，每天还要管三顿饭。早晨和中午的饭都较简单，下午会隆重一些，能上的最好的菜就是咸白鳊鱼炒鸡蛋。徒弟的生活也是整天缺油少盐的，见到这个菜后，两眼放光，伸出筷子就要下手。师傅毫不客气地用自己的筷子拨开，看主人不在眼前，就告诫徒弟：“都过的是穷日子，这个菜你可以动一下上面包的炒鸡蛋，但千万不能动下面的白鳊鱼。要想吃鱼，就好好干活，等到完工的时候再吃。”徒弟才弄明白，每次可以吃点带鱼味的鸡蛋，鱼本身需要留给主人多次使用。果然，几天后，白鳊鱼又上了桌，外边包着崭新的鸡蛋，黄黄白白的，煞是好看，照样飘着浓郁的鱼香气。这次师徒二人心照不宣地吃了上面的鸡蛋。直到结工的那天，师父才带着徒弟吃掉了这条鱼一侧的鱼肉，另一侧一动未动留给了主人。这半条鱼，主人家可以吃掉，也可以再包上鸡蛋，有鱼肉的一面朝上，还可以招待客人。那个年代里，日子就是这样过的。

我们有个邻居，家里很穷，日子过得很紧巴，儿子说不上媳妇。突然有一段时间，主人每过十天半月就去赶集，回来的时候扛着的扁担上总是挂着一條不大不小的咸白鳊鱼，很多人目光都直了，嘴里不断发出啧啧声：“看来是发财了，看来是发财了……”不久后，就有媒人上门给提亲了。多年后，我重访旧地，跟我叫嫂子的那位当年的新娘妇说起来，才知道这位邻居家就是买了一条咸白鳊鱼，每个集日隐秘地将其带到集上，然后再大张旗鼓地用扁担搬回来。如今，这位嫂子说起这段往事来，一丝恼怒受骗的神色都没有，反而满脸都是幸福。

说到咸白鳊鱼在婚姻大事中扮演的角色，还有重要的礼仪作用。男女双方定亲以后，新女婿第一次上门，带的最重要礼品就是一对咸白鳊鱼。当然还要有一对大公鸡，一笼子馍馍，一包袱粉皮等。大公鸡是自家喂养的，当时出售价格也很便宜，不能算贵重礼品。这四色礼中，最值钱的是那两条咸白鳊鱼。

那时候卖咸白鳊鱼的都是用蒲包包着，蒲包用香蒲编织而成，透气性能好，又能保持水分，咸白鳊鱼在里面放很久都不会变质。如果买回来不好好保管，时间一长咸白鳊鱼就变风干，那种油光光的颜色消失，表面结成一层盐卤，嘴巴和身体背侧的淡黄颜色也干巴了，腮部会变黑。再做成菜肴，味道会大打折扣，甚至出现一种辣味，那种鲜香的口感就不复存在。

那时候，我们家的日子也很穷，几乎没有用咸白鳊鱼煎过鸡蛋。年儿半载的才买一次，由于家中人口多，都是炖上一些粉皮或粉条，才够全家八口人每人都沾点鱼腥味。即使这样，过后很长时间，嘴中都会回味起那种鱼香味来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似乎不知不觉间几十年就过去了。现在咸白鳊鱼供应充足，几尺长的大白鳊鱼也随时可以购买到。每每在品尝现在的咸白鳊鱼时，总觉得不如过去好吃了，加上鱼刺又细又多，除了味道独特外，还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是，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很多过往的事来，口中咸白鳊鱼的味道就值得细细品味了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齐鲁文化之星、沂南县作协主席)

【地道风物】

白鳊鱼